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赵丽宏卷



心灵的芦笛

赵丽宏 著

纸上宝石

心灵的芦笛

红烛和鳊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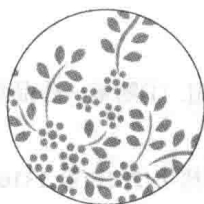
心灵是一个幽邃的花园

白桦树上的教堂

巴黎的忧郁

飞舞的马蒂斯

赵丽宏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心灵的芦笛

赵丽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芦笛 / 赵丽宏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7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ISBN 978-7-5354-8896-1

I. ①心…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166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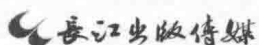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彭秋实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知音印刷厂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4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中外名家随笔精华

心灵的芦笛

目 录

雕塑门外谈 · 1

古希腊人的审美观 · 2

童真的目光 · 4

纸上宝石 · 6

黑暗中的花 · 8

心 画 · 10

白马的森林 · 13

手卷和尺牍 · 16

文人情怀 · 19

红烛和鳊鱼 · 21

问 道 · 24

胡同和国画 · 26

城市之美 · 29

智慧之花 · 39

远去的马蹄声 · 48

玉色晶莹汉气象 · 52

汉陶马头 · 55

白桦树上的教堂 · 57

古人的枕头 · 59

铜镜篇 · 62

神秘天眼 · 65

昆曲之魅 · 67

家之美 · 71

冬宫之谜 · 74

当我看着你时 · 87

圣母和民女 · 92

浪子回头 · 97

沉默的眼神 · 100

向平庸挑战 · 103

巴黎的忧郁 · 105

话说德加 · 107

昔日威尼斯 · 110

“点彩”和“米氏云山” · 112

灵魂的故乡 · 114

无奈的裸露 · 118

远去的巴黎 · 121

遥想诺曼底 · 124

沉重的定格 · 126

海上月光路 · 128	教皇 · 作家 · 总统 · 161
飞舞的马蒂斯 · 132	巍峨的托尔斯泰 · 164
凡人和天仙 · 134	温暖的烛光 · 167
少女和骷髅的对话 · 137	黑色的沉默 · 173
人 生 · 140	生命融化在这里 · 178
艺术是什么 · 142	心灵的芦笛 · 181
背 影 · 146	传播和积累 · 184
面对永恒 · 152	夜 莺 · 186
人和兽 · 155	鱼 骨 · 188
遥远的叹息 · 158	秋 叶 · 190

- 人物绘画 · 193
- 生命是曲折的 · 196
- 关于《瓦尔登湖》 · 198
- 鸟儿飞去又飞来 · 200
- 重读《西窗集》 · 203
- 旧书题跋 · 207
- 我喜欢的十本书 · 223
- 莱辛，你不必担忧 · 225
- 心灵是一个幽邃的花园 · 228
- 文学的前景 · 251
- 小品和大师 · 254
- 炉火纯青 · 262
- 真的追寻 · 265
- 北京城南，苍老美丽的面孔 · 267
- 倾听未来 · 270



欣赏雕塑艺术品，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雕塑家用他们那奇丽多姿的想象，用他们那灵巧的手，把普普通通的泥土、玉石、木头变成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品。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庸为典雅”、“变粗俗为精细”，实在不能算什么溢美之词。在艺术中，大概没有比雕塑更形象、更直观的了，艺术家的情感和美学观点，通过他们的作品，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不必通过语言、文字和声音作为媒介。不管你的文化修养如何，不管你的欣赏习惯如何，雕塑作品，总是能留给你一个生动的具体的印象。因此，雕塑艺术几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任何领域，成为一种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

最通俗的和最高深的，有时往往如水乳交融，你无法区分它们——通俗之中，有最高深的道理蕴含其间；而所谓高深，也总是由许多通俗的因子构成。雕塑亦是如此，简简单单的形象，常常使人从中得到无穷的启示，从中悟出不平常的道理。而那些雕塑佳作，更会使你浮想联翩。难怪古人留下的一座雕像群，可以使莱辛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拉奥孔》来。

古希腊人的审美观



面对着两千多年前的那些精妙绝伦的希腊大理石雕像，连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会忍不住惊叹！哦，这么美！智慧女神雅典娜，呈现着各种各样美妙的姿态；银弓之神阿波罗，向四面八方伸展着刚劲健美的肢体；而爱神和美神维纳斯，简直就是爱和美的端庄圣洁的化身；还有那些使人感受到力的搏动的青年武士；那些虽然被冠以神的头衔，却有着最优美动人的体态的少女们……

两三千 years 了，这些雕像的魅力从来未曾消失过。爷爷们携着孙儿在它们面前流连忘返，等孙儿们成为爷爷之后，依然会带着孙儿再来……这样不知循环了多少代。数不清的血肉之躯在衰老、死亡，这些石头的雕像却永远年轻，永远光彩照人。

什么原因？当然应该在雕像身上寻找。

你看那些男性雕像，个个都有强壮的体魄，发达有力的肌腱，在他们匀称的躯体和四肢上凹凸着，如同一片波浪起伏的凝固的大海，你能在那些海浪般起伏的肌肉和骨骼中，想象出强有力的优美的运动。他们身上的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块面，都表现出男子汉的力量和刚强，表现出勇敢和无畏。你看那些女性雕塑，面部表情都是那么纯真宁静，

身体的曲线都是那么柔美优雅，如同原野上那些潺湲清澈的流水，自由自在地、沿着最自然的轨迹流淌着，最美丽、最芬芳的鲜花在河畔开放。可以说，她们的身上集中了所有的女性的美。这些雕塑，美得完善，美得圣洁，美得高尚，你无法对他们做什么挑剔。任何挑剔，似乎都会成为对美的亵渎。我想，古希腊的男子和女子，绝不可能像这些雕像一样，都是那么俊美，那么健壮，那么婀娜动人，肯定也会有骨瘦如柴或者大腹便便的人，也会有侏儒和畸形儿，也会有不堪入目的丑女人。然而雕塑家的刀凿远远地避开了他们。原因大概可以找到了——雕塑家们将人群中的美，全部集中在他们的雕像之中了。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对古希腊人的艺术心灵说来，一切自然形态都曾是同样美的；但是，人是精神的最高尚的容器，古希腊人的创作目光是尽情地、骄傲地贯注在人的美妙躯干和人的美不胜收的形态上的……”这种来自生活的高度集中的美，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不朽的艺术奇珍。只要人类对自身形象的审美观不发生变异，这些雕像的魅力和光彩，就永远不会黯淡。

雕塑是这样，其他艺术亦同此理。孜孜不倦地在生活中寻找着美、撷取着美，并且用自己的作品高度集中地表现着这些美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生命是长久的。

童真的目光



最近，米罗画展在上海展出，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对米罗的画，美术界的反应很一致，大多是由衷地颂扬。他们是内行，有发言权。很多门外汉的反应是看不懂，但觉得很有趣。有人因此而产生这样的印象：当画家并不难，只要在画布上随意涂抹便可以成为作品。对美术家而言，这当然是笑话，但外行们的看法说出来供人一笑也颇有意思，其中道出某种真谛也很难说。前几天在报上读到一位享有盛名的文坛前辈的文章，说米罗的画在六十年前便在中国遭到过抵制，当时他就认为这样的艺术没有多大意思。现在米罗突然在中国时髦走红，他感到不可思议。一个画家，会引出差异如此之大的褒扬和贬弃，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玩味的事情。

我也去看了米罗的画展，他的画使我着迷。

我无法以文字来描述米罗用墨和色彩构织的形象。这是一些随意而看不出规律的线和点，就像被人不小心碰翻了色碟，色彩泼溅在白纸上，形成了怪诞的让人想入非非的图像。而那些用墨汁涂抹出的粗细不等的线条，使人想起中国的书法，有龙飞凤舞的狂草，也有稚憨拙朴的童书……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一切都不具体，突兀，

朦胧，强烈，使人惊愕，使人迷恋，也使人困惑。面对他的作品，我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感慨：艺术家走向辉煌的途径和方式，真是千姿万态，千奇百怪。

看米罗的作品，很难确定图像的含义，一切推测和猜想都是徒劳。我只能从他的笔触和构图中感觉他的情绪。这种情绪是随意的，不受任何束缚，它们自然而然地流泻着，喷吐着，不拘形式，没有定规，如喷泉四溢，如天马行空。精致细微和大气磅礴，竟是那么和谐地交织在他的画面中，令人惊叹。这样的创作状态，使人联想到文学创作的一种令人羡慕的自由状态，也就是被评论家称之为“无技巧”的状态，作家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用本色的文字倾吐感情，叙述故事。这样的状态，使一切刻意矫饰的形式相形见绌。

面对着米罗的画，观者还是很自然地会试图在那些抽象的线条和色彩中寻找具体的事物和情节，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古老的审美习惯，包括我自己。在他的画中，我发现很多大睁着的眼睛，这是孩子的眼睛，从这些眼睛里流露出天真烂漫的目光，它们好奇地回望着遥远的历史，也展望着神秘的未来。从这些目光中折射出来的，是一个大画家天真烂漫的心灵世界。

自由和自然，天真和烂漫，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珍贵。

纸上宝石



藏书票可以算美术作品中一个独立的门类。一张小小的藏书票上，有形象，有色彩，有独到的意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张藏书票，就是一幅微型的画。因为小，藏书票上的图案和形象大多很简洁，然而它们能鲜明地表现设计者的风格和情趣，而且画中的意境和读书相关，所以令爱书者神往。有人把藏书票称为“版画珍珠”和“纸上宝石”，实在很形象。

我也喜欢藏书票。但是对我来说，藏书票和我的藏书并无多大关系，因为每本书中都夹一张藏书票，实在是一种奢侈，我哪里有那么多的藏书票。我收集一些藏书票，完全是为了欣赏，就像我藏有一些书画一样。在读书的间隙，有时翻出放藏书票的夹子看一看，赏心悦目，遐想联翩。在我的藏书票中，有两位画家专门为我设计的三枚藏书票，是我特别珍惜的藏品。

前年春天，上海图书馆的文达书苑开设我的著作专柜，当时的书店经理黄显功在张罗这件事时，请藏书票设计家林世荣先生为我设计了一张藏书票，作为赠送读者的纪念品。书票为丝网单色印刷，画面并不复杂，但是别具匠心：青灰色的底色上，用简练传神的留白线条

勾勒出一个头部侧影，旁边是“丽宏藏书”四个篆字。不用解释，认识我的人一看就知道，书票上的头像是我。画家很夸张地强调了额前的一缕卷发，仿佛是从脑门上飘起了一缕轻烟。文达书苑赠读者的这张书票是铅印制版的，和手工印制的原作相比，损失了不少韵味。我保存的是画家亲手印制的原作，图案印在宣纸上，色彩有凸出纸面的感觉。

在创作藏书票的中国画家中，最有影响的是版画家杨可扬，我看过他设计的很多藏书票，他的风格，粗犷中带着精细，简朴中含着绵密，小小方寸中，折射出多彩的智慧，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去年年底，漫画家戴逸如听说我喜欢可扬先生的藏书票，便提出要请可扬先生为我设计一张藏书票。我以为他说说而已，想不到此后不久，我果真收到了可扬先生寄来的一张藏书票。这张藏书票黑、红、黄三套色，以黑色为底，画面上有一盏油灯、一本书和一枝笔，还有一扇窗。窗外正升起半轮鲜红的旭日，一边的题款是“赵丽宏爱书”，共制作五枚。我很喜欢这张藏书票，它使我想起当年“插队”时，在海边的一间草屋中就着油灯读书的难忘情景。可扬先生大概对我的这段生活略有所闻吧。一个月后，可扬先生又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前次为你制作的那枚藏书票，太面面俱到，不够概括简练，近于图解。现另作一枚，比较好一些。随信附五枚，前者请取消。”可扬先生新设计的那张藏书票只用黑、红两套色，画面确实更简洁——一盏油灯、两本书，灯火和一轮旭日叠合在一起，题款改为“丽宏藏书”。较之前一张，这幅新作的意境更为开阔明朗。收到可扬先生为我设计的第二枚藏书票，我很感动，也很感慨。这位老画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使我钦佩，他为什么能设计出那么多精美的藏书票，答案也很明白了。这些精心设计的藏书票，是画家的心灵之画。我当然不舍得把可扬先生为我设计的第一枚藏书票“取消”，因为，这两枚书票，我一样喜欢，一样珍爱。

黑暗中的花



在中国，一个文艺家突然消失或者突然复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三四十年代，章西崖是中国画坛上一位引人注目的年轻画家，他的版画和漫画在当时为很多人所喜爱。和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文艺家一样，章西崖以他的刀笔加入了抨击黑暗、讴歌光明的斗争。然而作为一个有才华的画家，他也从未停止过对艺术个性的追求。他的版画作品中，既吸收了西方版画雄浑深沉的风格，又融进了中国江南细腻柔雅的情调，在人物造型上适度的夸张变形，使他的创作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五十年代初，章西崖的名字突然从所有的印刷物上消失，一个才华横溢的画家，一下子消失了，而且一消失就是三十余年。四十岁以下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有个名叫章西崖的优秀画家。一九八四年，章西崖的冤案才得到平反，这时他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然而章西崖的艺术生命并没有随着他的名字消失而终结。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那些岁月中，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没有人注意他的创作，没有地方发表他的作品，但他还是不停地画，画笔和色

彩是他最忠实的伴侣，作画，已成了他生命的需要。当他重新返回画坛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风格全新的中国画家。那些画在宣纸上的工笔重彩，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情调和意境，他画花卉、画山水，也画人物，画面大多幽谧安详，深沉的青蓝色是这些画的基本色调。这种基调既反映了他被冷落时那种淡泊宁静的心境，也表现了他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虽历尽劫难，但爱美之心却有增无减，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实在难能可贵。他曾经画过几幅绣球花，以天蓝和雪青为基调的画面中所展现的高超技巧和清新典雅的气氛，使我惊叹不已。夸张和变形仍然是他作品的特点，再加上装饰意味极浓的构图和用色，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现代气息。有人说他的画像水彩画，有人说他的画像日本画，而章西崖的观点很明确：这是中国画。当然，这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画，它只属于章西崖而不属于别人。

前不久，我曾接待台湾的一批文化人，临分手时，其中一位老先生几乎是自言自语地问道：“有一个名叫章西崖的画家，不知还在不在？”当听说我熟悉章西崖时，他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告诉我，四十年代章西崖去台湾时，曾赠他一幅版画，他挂在书房里直到今天，数十年来一直引以为珍。这几年他曾两次回大陆，始终打听不到章西崖的下落，甚至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后来，我把这位老先生留下的信转交给章西崖先生时，他淡然一笑道：“哦，还记得我。”

记得西崖先生的，当然不仅是台湾的这位老先生，因为他当年那些优秀的版画，至今魅力犹在。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艺术并没有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现在章西崖的画又开始被人们重视起来。当然，在一些以价取人的势利者眼中，他大概不是什么大画家，他的画也不可能产生轰动效应。但我相信，历史终会对他做出公正评价。

心 画



在中国的艺术家中，数量最多的，大概是书法家。这并不奇怪，因为，凡中国人，都会写汉字，因此，通向书法艺术殿堂的大门，似乎向所有天天在书写汉字的中国人敞开着。然而，真能在书法的海洋中独树一帜、扬帆远航的艺术家，又有几人？综观千百年书法历史，真正独领风骚、自成一格，既令同代叹服，又使后人钦佩，墨迹历久而不失其魅力的书法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其实这也不奇怪，越是在大众中普及的艺术，要取得瞩目的成就，并被大众承认，越是困难。因为，所有会写字的人，都可能是鉴赏家和批评家，七嘴八舌，指东道西，你能以一技而服万人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中国书坛的一个荒芜季节，众多的书法家被迫搁笔，年轻的书法爱好者根本不可能与“书法家”这三个字沾边。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个人人难忘的奇迹，一位年轻女子的一本《鲁迅诗词行书字帖》，使沉寂的书坛为之一震，字帖中那些清丽俊逸的墨迹，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炎夏的燥热中突然吹来一阵凉风，无数人人为之惊叹折服。人们因此而记住了这位女书法家的名字——周慧珺。二十余年来，不少艺术家如流星昙花般转瞬即逝，周慧珺却一直